1. 愛即是延伸。哪怕是保留了最微小的一件禮物，都會失去愛的目的。愛永遠會施予一切。只要保留了一個信念或一樣禮物，愛便會失去蹤跡，因為你讓替代之物取代了它的位置。戰爭必會隨之而來——它是和平的替代之物——伴隨著你所能選擇的、唯一一個不同於愛的選項。而你的選擇卻賦予了它看似擁有的一切真實性。

2. 信念與信念之間從不在檯面上彼此攻擊，因為矛盾的結果不可能出現。但未被認清的信念即是發動戰爭的秘密決定，因為心靈隱匿了衝突帶來的後果，絕不讓理性審視那是否合理。於是種種不合理性的後果便產生了，伴隨著種種不具意義的決定，這些決定隱藏了起來，成為指引隨後一切決定的有力信念。不要錯認了這些秘密武士擁有的力量，他們會摧毀你的平安。你若決意將他們留在那兒，就不得不看他們的臉色度日。毀壞了平安的秘密仇敵、選擇了攻擊而非愛的微小決定——這些都是應你的選擇而有的，不僅難於辨認，而且還會迅速將你捲入戰爭與暴力，規模遠遠超乎你的想像。別否認它們的存在，也別否認那可怕的後果。你能否認的只有它們的真實性，而非它們的後果。

3. 所有你曾珍視過的、隱匿於內的信念，皆是你對特殊性的信仰，即便你認不出它來，卻又費力防衛。它縱有千萬種形式，卻總是與受造的真實性和上主賜予聖子的偉大格格不入。還有什麼能將你的攻擊合理化？畢竟，對方的自性若是你的，而你也知曉這一自性，你又怎會去恨他？只有特殊者才會招來仇敵，因為彼此之間有差異。而任何型態的差異都會施加不同層次的真實性，因而避免不了論斷的需要。

4. 沒有誰能攻擊上主的創造，因為這宇宙中並不存在與己相異之物。但相異之物必需論斷，而這一論斷又須出自「更高」的一位；他「超越」其上，和他譴責的對象天差地別，而他的無罪則在比較之下顯露無遺。於是特殊性成了目的，同時也是手段。因為特殊性不僅講究你我之別，還成了攻擊的立足之地，好讓更特殊的那一位能「名正言順」地打擊比他「低下」的人。但這些差異卻使他感到無比脆弱，因為令他顯得特殊的**即是**他的仇敵。然而，他寧願保護特殊性所帶來的仇恨，並與之為「友」。為了獲取特殊性，他不惜與整個宇宙為敵，因為再沒有什麼能比特殊性更有價值。

5. 特殊性專橫地獨裁了那些錯誤的決定。它替你之為你和弟兄之為弟兄營造了一個巨大的幻相。其中，你能找得到令身體值得珍惜、值得愛護的一切理由。特殊性必須有所防衛。幻相可能會攻擊它，也的確會這麼做。弟兄為了襯托你的特殊性所必須呈現的模樣**確實**是個幻相。那個比你「差勁」的人活該受人攻擊，以便你的特殊性能存活於其挫敗之上。特殊性意謂著勝利，而特殊性的勝利則意謂著對方的挫敗和恥辱。你所有的罪都堆在了他的背脊上，這叫他還怎麼活得下去？除了你之外，又有誰是他的征服者？

6. 你和你的弟兄倘使彼此肖似，你還可能會恨他嗎？你若發覺自己和他同在一艘船上，追尋著相同的目標，你還會攻擊他嗎？他的成功若可視為就是你的，難道你不會傾一己之力來幫助他嗎？在特殊性裏，你是他的敵人；在共同的目的下，他是你的朋友。特殊性從不分享，因為它立基於只有你才能達至的目標。你的弟兄絕不能獨佔鰲頭，否則你的目標就岌岌可危。勝利一旦被當成目標，愛還有何意義？這類思維之下做出的決定，又豈能不使你受傷？

7. 你的弟兄即是你的朋友，因為他的天父將他創造得與你肖似。他與你沒有任何區別。天父將你賜給了你的弟兄，好讓愛得以延伸，而非由他那兒斷絕。你失去了你所擁有的一切。上主將自己給了你和你的弟兄，憶起這一點成了你們當前共有的唯一目的。因而，也是你們唯有的目的。倘使你願看清你們之間並無任何形式的特殊性，又怎會對他發動攻擊？以你的公正眼光仔細瞧瞧，是什麼使你無法全心全意地歡迎弟兄，又是什麼使你認定最好還是與他有所分別？難道不總是因為你相信自己的特殊性受了這段關係的限制？不就是這一「仇敵」使得你和弟兄在彼此眼中都成了幻相？

8. 任何一個特殊性的信念，只要尚未認出，都會使你對上主和弟兄生出恐懼。因為你命弟兄逆著自己的心願向它低頭。就連上主也必須尊重三分，否則便得承受報復。一切怨恨的劇痛、憎恨的錐刺、及分裂的欲望皆出自於此。你與弟兄共享的目標從此變得晦暗不明。你會反對這部課程的教導，因為它說你和你的弟兄大同小異。你們之間並無相異的目標，你們和上主之間也沒有分立的目的。因為一切特殊的目標都已在你們間化解殆盡。難道你還想擊退天堂賜你們的神聖目標？特殊者所能擁有的觀點，又有哪一個不會隨著一切似有實無的打擊、輕蔑的眼神，或是出自幻想的、針對此一觀點的論斷而有所改變？

9. 特殊之人必須防衛幻相，抵擋真理。因為特殊性不過是對上主旨意的一個打擊。一旦你為了特殊性而防備自己的弟兄，表示你並不愛他。他想攻擊你的特殊性，而你想保護它。這就是你同他發動戰爭的根本原因。那麼他必會成為你的敵人，而非朋友。相異的二者之間不可能持守和平。他是你的朋友，**因為**你們無二無別。